

朱子文集
五





朱子文集

(五)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七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素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諭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

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論。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餉數。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閒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桎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澹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承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

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歿。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

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而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廉夫

示諭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進長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會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氣形，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論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解。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泱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恩恩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載。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

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聲塵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諭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紛紛。

答吳生玳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末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

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衛道鞏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

契。尙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諭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撓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

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論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略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諭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陞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